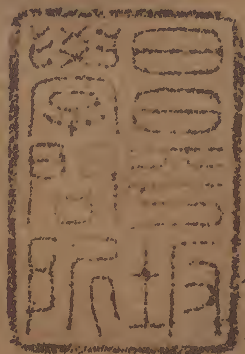


說鈴

續集一



庸言

通語

畫壁詩

談助

庫文閣内		
三七函	三一七〇號	漢書類
二架	二四冊	

漢書門		
二四冊	三一七〇號	函架
一〇	三	

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170
冊數	24 (21)	
函號	371	5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說鈴續集序

集

學古堂藏板

說鈴續集序

淺草文庫

侍御吳青壇先生由中秘改西臺以言事罷歸

直聲著朝野里居二十餘年閉戶著書不交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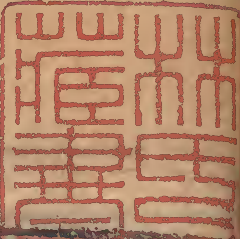
事潛心聖賢六經之旨旁涉子史百家之言其

所輯朱子論定文抄為從來未見之書進呈

睿覽

天子鑒其實學親加獎賞累賜御書

特旨復職真異數也青壇詩文著述甚富出其



緒餘編為說部取本朝學士大夫名言高論薈
萃成書下及山經水注鳥獸蟲魚異聞軼事博
收廣取而要以忠孝節義為指歸可以興頑立
懦厲世磨俗非津逮說部諸書可比命曰說鈴
久已風行遠近清溪少宗伯徐蘋村先生序之
服膺至矣今又採集名家雜著為續集視前集
又加精覈所謂言之不足又長言之此物此志
也聞之佛祖曰非風非鈴鳴自心爾則鈴者心

之聲也以此醒世非即道入木鐸之意乎余兩
家重姻累戚不及指數而青壇從祖中翰孟舉
與余三人束髮訂交望衡接宇朝夕過從孟舉
選宋詩鈔才名噪海內與陳澤州宋漫堂王阮
亭諸公相唱酬侍御才望與之相埒如安石之
與幼度嗣宗之與仲容今且與余垂垂俱老矣
孟舉七十三青壇七十二余較青壇又加二焉
孟舉雅不欲仕青壇既廢清要直道去官天復

假之以歲月俾得肆力古今為名山事業若二
先生者非跡若相異而實則相符者乎獨余浮
沉仕版四十餘年近荷
聖恩放歸田里進不能有所建豎於時退而老
於鄉曲暮景頽唐幾幾焚筆瘞墨以視二先生
之好學不倦著述等身豈但退避三舍而已哉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花朝後六日同里年家眷
弟勞之辨拜撰

說鈴目錄

續集

談助 第一冊

畫壁詩

廬語

庸言

筠廊二筆 第二冊

池北偶談 第三冊

讀書負疑 第四冊

宛平王崇簡敬哉

瀋陽范承謨螺山

孝感熊賜履青嶽

蔚州魏象樞環溪

商丘宋 華漫堂

新城王士禛阮亭

石門吳震方青蓮

談助序

古之君子所以揚休聲于當時垂顯名于後世者非謂其爵位勲
伐烜于耳目之前而以其道德文章擊于世道人心之重也從來
稱不朽者曰立德立功立言愚嘗謂立功在一時而立德立言在
百世德言可以兼功而功不能兼德與言也今之夫人先生際會
乘時累葉通貴其聲勢赫奕人且震而驚之艷而稱之然當時則
榮歿則已焉乃觀于文貞王公則有大異焉者竊嘗見所謂大
人先生者矣當懸輿致政以後居盛席豐享富貴壽考之福莫不
極尊養之榮觀窮口體之嗜好貂鼯加溫輕容解煥繁俎綺錯旨
酒泉流迤鼉鏗鯨歌鸞舞鳳平泉草木綠野橋莊子姓賓從稱觴
獻噲可謂酬生平所不足素其位而不疚者矣而公不然或有

精銳銷爽耽慕長生伏氣飲泉愛精握固嚙流霞食沆瀣甚者蒸
砂乾汞敲竹吞芝思從赤松子游以永無疆之算可謂掉脫塵埃
敝屣功名者矣而公不然又或佞佛逃禪援儒入墨友東西林
之賢究南北宗之旨棲心淨域以出世了入世之緣以無生消有
生之累此亦達者之曠識也而公不然震方既於公為年家
子幸得捧手沐浴教誨親承警欬者有年因見公平昔家居坐
青緗堂中手披口吟靡間昕夕被服儒素食無常珍一切外物不
膠于心諸公子雖極貴或聯仕中外而趨庭孝謹逾萬石家風即
寒宵侍坐間篝燈談說無非經史詩文以及淑身正家屬俗之指
諸公子退而敬錄之青緗堂集之外有久夜箋記震方既弁之說
鈴初集之首戊子秋杪偶過金陵見比部中齋先生復示以談助
一弓與久夜箋記皆公怡神黃妳燕居游息之言也所謂懸圃
積玉無非夜光萬斛源泉隨地湧出無意于著書立言而一字半
句皆足以訓今而傳後誠一代之文獻之宗也茲輯說鈴續集復以
談助冠諸韻編以誌追述感慕之意學者欲登泰山觀滄海則有
公之全集在庚寅春日石門年姪吳震方謹識

談助

嘗喜夕坐閒談或述古語或及近事所聞偶錄之已成帙矣存為談助王崇簡識

孫文介慎行嘗言知止可盡大學慎獨可盡中庸忠恕可盡論語性善可盡孟子

翁文簡正春為少宗伯時代藩以無嫡子以所鍾意廢子為嫡得立後庶有子而長子訟之公衆之曰均庶立長宜也然訟父得立是有兄弟而無父子請立長子之子而以前立者為將軍則兄弟之倫正而父子之恩亦不至掃地言不盡行而識者難之

吳大司馬允家居未嘗入郡郭就見長吏曰大臣體自尊重先輩浸失其故吾不能見重于人敢自薄耶人以為有體

明光宗在東宮時以儷語屬儒臣曰大明垂日月諸臣無以對曾朝節以語蔡毅中應聲曰何不言中岳領丘山詰旦朝節奏之東宮稱善

顧憲成幼讀韓文諱辨每讀至父諱嘯嚅不忍吐師以告其人語之曰昔韓蘄王名忠語其子曰汝諱我是忘忠也教子不諱兒奈何諱學

魏允中為諸生時王元美以兵使行部雅重之允中鄉試榜將放元美偕同官飲使院戒閤吏曰小錄至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抵幕鼓發相與譁叫絕倒

馮子復字禮甫為河南叅政入賀其子琦已拜宮尹惕然懼曰物固有未滿而中虛未有已盈而不損即乞休

嚴分宜生辰江西士紳致賀分宜長身聳立諸公俯躬趨謁高軒鄭旁睨而笑分宜問其故答曰偶思韓昌黎闢難詩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師市語謂江西人為雞相與闕堂而散

夏貴溪嘗祈夢九鯉仙得問舟子三字及罷相再起泊舟淮上與虞山楊儀夢羽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探韻拈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程沒幾多灘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而別此事可入前定錄

朱雲子云嘉隆間五古正恨其通套無痛癢如一副應酬贊禮牙笏繡補璀璨滿前自可假借不必已出人亦不堪領受又如楚蜀舊俗以木魚漆鴨宴客不若菘韭之適口惡其偽也惡其襲也豈

恨其平哉詩到真處必平二到極處必奇

唐末有詔錄名士方干等賜孤魂及第

友人言市有賣餅者甚佳見者輒云買與兒女喫鮮言與父母喫者

賈人某每進食于母雖一餅一果必拜人何必讀書此正與論語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相合一友笑曰人若不知足能與父母喫的即足矣還說甚麼敬不敬

隋文帝獨孤后性妬以太子多內寵遂廢之諸王朝士妾有妊皆斥之既妬其夫又妬其子既妬其妾又妬其臣可為千古奇妬友人之僕每路遇僧即跪獻錢物家唯一母雖求食亦不顧或曰此賤役不足怪若范蔚宗妻妾不勝珠翠母唯一厨盛薪將若何

好貨財私妻子古人以為不孝或戲曰不然此乃率真

幸而耳聰目明齒堅步健自忌其老滿腹尚是少年習氣偶引鏡見鬚白不覺消阻因置一鏡屏于齋中面之而坐使時見而警醒庶不至老馬反為駒蹄詩人之諷也

明泰昌元年附于萬曆四十八年乃御史左光斗引唐順宗永貞之號附于德宗貞元之後故事

昔有問東陵五色瓜者或謂為今時甜瓜實無所考近日張婿弘俊監司壽張言東陵瓜之美實有五色瓜質甚小一枚或止二子三子

蘆溝河即桑乾河以源出朔州馬邑縣之桑乾山故云

采育去都城七十里乃古安次縣采魏里也明為上林苑之蕃育

署土人合新舊名而呼之為采育

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齒少照半身者滿十齒所照漸短其齒愈大

提督總制地方不迴避本省明許廓開封人王彰上德人俱巡撫河南

明宣德初始命廷臣巡撫

鄞人鄧縣令趙之璧嘗著論以舜為奇聖象為奇傲從來僣傲之人特能加于地分可狎者如遇勢利烜赫者即易僣傲為謙媚矣舜婦翁天子也堯將禪以天下則又天子也而象皆不顧真千古不勢利之傲骨豈非奇傲哉足供解頤

崇禎帝一日欲食米糖內臣奏令御膳監製進問一料所費幾何

對曰得銀八兩乃以銀三錢令赴市買之須臾捧一盒至分給各皇子公主笑曰此寧須八兩耶

宋文：山赴義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連日陰霾元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主設壇祭市以祀之丞相索羅行初奠禮忽狂風旋地沙石並起捲其主于雲霄中聲如雷鳴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霽載之趙弼集公傳

明于忠肅公被刑陰霾翳天夫人流山海夜夢公曰吾形殊而魂不亂獨兩目黯然借汝眼光見形于皇帝次日夫人失明會皇極門災英宗臨視公現形火中英宗悚然知公寃詔放夫人歸目明如故

崇禎十三年十二月以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為孺孝悼靈王通元
顯應真君禮部執奏典例有王號無道號不敢乖違

劉元震幼時塾師試以對曰天地人三才並立應曰日月星七政
兼行起家翰林至佐銓

昔大金吾陳中園嘗言染鬚者有二端在家欺小婦在朝欺朝廷
耳子深快其論及觀方孟旋致友人書云塗飾之法每三五日一
施夜對老妻婢子手中裹腮頭睡不得寧腹笑不可忍藥不中用
未得鬚黑面肉斑剝領袖滋膩五色蓬々怪狀蠅螻譬老婦人抹
粉不但害妍且以增醜

宋張子野八十五猶買妾

羊祜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
入則造膝出則詭詞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且拜爵公朝
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萬曆時造中官開礦抽稅海內困苦冬至日輔臣沈一貫注籍沈
鯉朱賡詣宮門行禮帝賜飯小閣中命太璫陳矩陪席小內使往
來竊聽及持筆札竊記者鯉見之知是帝所使私念此時語勝奏
疏乃謂矩曰子遵召來京一路礦稅害百姓所不忍見再三疏請
未見允行矩感額曰誠然鯉曰若言害百姓猶是第二義矩曰百
姓受害何謂第二義鯉曰皇上受損已多矩曰何謂鯉曰士庶之
家只求風水興旺今國家舉名山大川無不鑿破靈氣發洩將盡
將來聖躬豈不受損矩曰利害真不小矩復命帝問閣臣有何語
矩備述鯉言帝曰此誠關係朕身汝去與沈先生言有修補之法

為朕一補鯉曰名山大川靈氣發洩如何可補但急停礦稅安靜
既久靈氣自復即培補之法矩以復帝首肯公之有聞而恐鯉獨
收其功急具疏帝怒其擾不果撤

一日神宗偶疾召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併罷及礦稅諸事翼日
帝疾愈悔出旨中官田義力諫諭已出須行萬不可反汗上欲
手刃義不為動爭之愈力召一貫索前諭乃惶恐亟繳義憤曰稍
持之則礦稅撤矣何畏怯乃爾耶

萬曆時妖書一事有借以中傷郭正域及沈鯉爾時中官陳矩掌
東廠帝命會審皦生光左驗甚明覆訊猶未決李廷機時為少宗
伯署部務曰今以百十人折一獄縱無私見豈能盡同當于會稿
職名下各隨所見註情真矜疑等字以候聖斷矩曰然廷機遂首
署情真從之者十八九獄上乃坐生光而被誣者獲解矩之調劑
為多

五弟崇節言任興州衛時夏月雨後見河岍浮來木夜皆有光如
螢火取一株置之屋中一室皆明可以照字土人號為亮木須水
漬之水乾則亮滅

或問明時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及三朝要典者予曰讀倪鴻寶請
毀三朝要典疏即瞭然矣疏云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
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節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
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一局
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出宵人門戶之說興于是逆黨殺人
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三案之面目全非矣

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之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綱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則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

崔魏之私書若夫翻即多置改亦多事唯有毀之而已
五代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妻常自繫衆鑰于衣行如環珮

嘉靖時吳山人擴嘗元日賦詩懷分宜相公人戲之曰開歲第一日懷中朝第一官便吟到臘月三十日豈能及我輩乎人傳以為笑

蒙恬嘗書獄典文學秦法以吏為師名臣往來從獄吏出蕭何亦

獄吏

漢元帝在位十六年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哀帝六年合三帝止四十八年而元后壽且八十有四所以養成恭亂

寇萊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年少者多罷遣或勸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乎則世傳公異日欲變鬚髮趣取宰相服地黃蘆服丸者恐未必然也公為樞直賞賜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殮時求一縷作衣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終身不畜財產而溫公訓儉文則言公奢侈公沒後子孫丐于海上以史考之公蓋無子也

司馬光目錄以曾鞏父死不奔喪為鄉議所貶朱熹曰按鞏父死南都杜祁公為治其喪時鞏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

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漢書謂蔡邕無嗣止一女琰沒胡曹操與邕善贖還嫁陳留董禮
和晉書羊祜傳母蔡氏漢中郎將邕之女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
吳有功進封乞以與舅子蔡襲則邕亦自有後非止文姬一人也
廣文選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稽叔良謨矣改良為夜不知叔夜
之死先于阮也中山王文木賦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
王微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云微詠下書宋玉名不知宋之有王
微也

秦璽或以為李斯或以為程邈石鼓文或以為宣王或以為宇文
周瘞鶴銘或以為右軍或以為陶弘景或以為顧况月儻或以為
索靖或以為唐人蘭亭出右軍無可疑然又以為有真稿二本唐
人所重者葉耶真耶至南唐徐鉉人偽作屏障長縑書以欺陶穀
絕交書或以為出嵇康或以為出右軍又以為出李懷琳黃庭經
或以為逸少或以為楊義和赫然名蹟尚無定目如此

范仲淹云觀柳子厚述作涉道非淺如王叔文果狂甚必不交傳
稱叔文知書好論理道其引劉柳等決事禁中如議罷中人兵權
悟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文使劉闢意非忠乎會順宗病
篤皋銜私恨揣憲宗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子厚輩名為黨人者豈
復見雪史因其成敗書之無所裁正耳
元王君采名文彪至正中為湘鄉州知州一日坐廳事有牛突入
膝跪而淚墮公語之曰若有寃乎苟有寃若第往乃令人踵之往
牛至屠家而止因得私屠牛者懲之

齊珂字仲圭饒之德興人時人稱為易巖先生善邵氏先天之學
為人言未至之事無不驗嘗至衢周孚邀詣其家問以家事珂曰
自子造屋必歷一紀乃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今
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子生之日月也孚補縣幕
職代次于家明年三月當上珂曰子赴官在今年九月乎與同道
市指一女曰此為子家八月生子者也孚因納為子妾未幾其前
官故九月即之官十二月七日其妾果產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
子至八月所納妾亦生子

葛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或謂天下事
非才不辦羅樞密點曰當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乎
許衡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附否
曰教人與用人相反用人常用其所長教人當于其所短

丘文莊言經籍在天地間為人生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
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質如在冥途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少哉
明世宗時命修十七史舊板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無
板者購求善本刻行以成全史至是始有二十一史

明正德時何編修塘論史職云宜令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陛下
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六政事之因革張弛大小臣工之陞降拜罷
皆令即時登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令紙尾書某官
某人記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脩上則聖君賢臣
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儉夫小人懼遺萬世之譏亦有所
懲戒不敢縱恣為惡

明章楓山懋以福建僉事考績赴部乞解官吏書其旻詰之曰不
罷軟不貪酷不老疾何以退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
人一介不取視人為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
老疾矣遂致仕去

明鹿乾嶽太常善總官郎署時題聯句于署曰官有私瞞不過吏
不怕對天地對神明只怕對吏士無耻成不得人慢言作聖賢作
豪傑且言作人

明熹廟初年鄒南皋元標馮少墟從吾起官都講憲相與講學以
言朝政談職掌為戒鹿乾嶽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為無用之學聖
賢為無用之人矣

明湖陽王庭之子王敬臣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好難行又
言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為弊滋甚

倪文正元璐有云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之名義
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

許魯齋曰古人設學校今人亦設學校但今人不知古人設學校
之義為何

劉念臺宗周在崇禎朝疏略云天下不幸有朋黨之說崔呈秀魏
忠賢之亂首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網空之此時人不知利祿
不知廉恥知身家不知君父士風之壞有由然矣

唐憲宗朝宴罷百官拜舞或遺果物問之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
兒遂勅大官今後大宴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兒女所食
餘者聽以帕子懷歸

今時婦女作假髦填髮于額上其勢如將額之墻嘗考唐時婦人妝有名時世頭白太傅時勢妝歌圓鬟無鬢堆髻樣亦有作時勢者權德輿詩云蓄髮愁眉時勢新元微之都國人妝束詩云人不總解爭時勢不知其狀于今日何如

唐楊國忠實張易之之子冒姓楊乃與號國通

檀弓云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蓋謂身未尊顯內不可專家財外不可私恩惠故以父兄之命行之此自子弟之分宜然若必以為未仕者如此是一家之中亦以勢利為等差也明正德時中書李憲與宦官劉瑾同卿瑾謂中書由進士出身當一體考選遂以憲選給事中書得科道之選自此始

嘉靖初張璁請命京官往試京闈分考亦用甲科

時之高尚恒于出仕親識責望資助不能應即加詆訶或曰高尚者自是伯夷而視人皆跖矣以伯夷責跖之供給可有此伯夷否有一輩曾否為官于前代輒曰原係某官以欺人甚且公然語人曰其籍燬于兵燹人亦無從而辨居之不疑以假而惡知其非有矣

才力不及例乃明成化間冢宰李裕以附方士李孜省得用以此為媚衆之術遂為定制

今詩文多壞于贈答之篇無論其人之所宜事之相合與否稱引過情滿紙諛詞不惟于其人之本末茫然即實有懿行反為浮飾所掩矣

流賊既破敗明之天下一二遺孽復假明裔以號召而苟就功名

者反以自詡賊誠為明當日何為叛逆于全盛之時今乃服從于
喪亡之後終豈肯受他人以名位而自居其下乎

或言前膺民社之寄流賊破城偷生逃死今則干進無路託言高
尚不知清夜捫心尚記得前時一逃否流賊破都城平日號為錚
錚者不惟不死且多受賊職者昔唐朱泚之變平日為時所稱若
光祿卿源休以才能太僕卿張光晟以節義工部侍郎蔣鎮以清
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畧皆為泚用

李自成陷大同報至京師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疏請撤內監言
宣府撫臣朱之馮忠孝知名可以率眾死守特恐監視內臣于中
掣肘不無債事之虞乞星夜撤回內監專任撫臣不報既而內監
果率鎮帥迎賊而朱之馮遂自盡城頭矣先是內外戎務俱用內

臣監視以外庭不可信端任此輩而處上率先迎降皆內官也降
賊復張賊聲勢恐嚇內外城破君崩謂非常任內官之咎歟

唐明皇以七寶鞍賜張良娣權勢所在雖父亦媚其子之嬖寵矣
王陽明生之時母夢神人雲中鼓吹送之其祖因名雲五歲不能
言一日有僧遇之曰好個孩兒可惜道破祖悟更名守仁即能言
明常朝制每日御門決事萬曆初以帝幼冲閣臣議酌三六九日
視朝及二年五月禮部請復舊制閣中擬二票上請仍定三六九
日遂沿為例

史之職壞于宋之李昉宋洪建議復時政記自送史館先進御而
後付有司史遂不能有直筆

明隆慶六年正月下旬穆宗不豫二月十二日忽出視朝諸閣臣

趨往則已下金臺怒而欲出執高拱手語不甚了了拱固請所以怒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此言可以式子孫寶訓乃未載

明朝皇史宬在內東華門外重華殿西建于嘉靖十三年門額以史為史以宬為宬左右小門曰聖歷以龍為聖皆世宗所自製字而手書也

明籍田教坊承應歌詞鄙褻崇禎十五年以科臣摘奏傳諭禮部以後畊籍宜歌豳風無逸之詩其教坊所扮黃童白叟鼓腹謳歌及佯醉狀委為俚俗斥令改正天地之舞不宜扮天神褻瀆禾詞宜頌不忘規令詞臣另撰擬

李鄴侯臨歿不薦陸宣公而薦竇參不得其解陸宣公以論裴延齡而罷可為去得其正

李僕少姓樊拔後進如恐不及而待之甚嚴曰前輩自有矩度過崇虛讓豈所以示教耶人之子弟有不畏父兄而畏公者

文：起相公者姑蘇名賢記張敬幼于嗜書務誕至冠紅紗巾生自祭而歌輓歌行乞于市文公微時嘗謁之白公石下則遽易葛巾屏侍妓而後見乃知其誕固與世牢憐抹撇而托馬者也

陸給諫粲當明世宗時張璉桂萼方張甚公極論其奸夜草疏鬼瀆于庭公大言曰我男子死耳疏不可已肅乃寂疏入罷二相都下哄然爭欲一識陸給事至擁馬足不得行而霍詹事韜以蜚語聞世宗怒遽召張還政府下公詔獄謫矣

張孝廉基人稱為敬堂先生嘗坐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初會

試有顯者與先生喜欲為道地咄曰立身一敗尚欲何為哉
玄宗置十道按察使或言其煩擾公私不若精簡刺史縣令姚崇
以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三百餘州縣安得皆稱職者乎誠能
十使得其人于刺史縣令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于治平可致
已若十使之擇不公不明何能得其人
自張說募兵充宿衛唐之兵衆始分夫前代法制及于末流不能
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可已若併其法廢之以私意為一
切苟簡之制此後世所以多亂也

唐開元六年禁惡錢歛人間惡錢鑄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
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佳之物可充官用庶便流布人間其
後勅大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歛人間惡錢送少府銷燬
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饑法制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
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王文成公云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近處亦多不
得毫釐氣力此不可不深懲不痛警也又云人須在事上磨鍊做
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

松江朱處士婿雜筆載其世父太初嘗言昔年有一士夫家計蕭
然其子頗饒裕言我筋骨勞苦成家父曰汝筋骨從何處來
婿字蜀山雜筆數冊偶記其三四如云有糟糠之妻而無糟糠之
妾故三十五外無子始可以納妾然必良家女馴性者為善此亦
家所係不可不謹

又載文衡山生平不喜聞人過有言及者必以他端易之使不得

言

金壇王樵方麓嘉靖中為刑部治律如治經句櫛字比貫串析義纂讀律私箋嘗嘆曰士大夫以留心案牘為俗吏詩酒為風雅夫飽喫官飯受成吏胥而從事風雅可乎

明嘉靖時宜興萬訓導名吉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每遺言必曰願若輩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人稱為古齋先生

元魏劉獻之謂學者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在德行為首君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屣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又何益乎

元虞集嘗議學校曰今天下學宮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欲師道之立可乎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庶可觀感而化矣

元脫脫：幼就學言于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讀書不若日記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

樊通政深西田語略云窮理之功無往不在其大者莫過讀書天下道理不外乎五倫古人為學不過明此而已其出而有為不過推此而已

明嘉靖中奚光祿世亮為刑部主事時與楊忠愍同年善友忠愍臨刑日部議以奚為監刑官奮然曰吾愧不能申救良友忍視其死欬然時已得旨不可易朝即從事矣念可以免此者惟同邑陶仲文嘗百計招公：不應乃夕往見仲文為具酒奚曰能聽我言

且傾樽仲文唯告之故且時已迫奈何仲文因留公坐以片紙書奏呼小童叩宮門納之少選得旨除他官莫滋然流涕曰仲文一語可以回天而椒山積誠不能悟主天下後世其謂何哉

仲文以道

士為世宗所知

辰戌丑未土寄旺之位未在西南其卦為坤其時為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絕矣惟土旺于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

明弘治時令五城各設火夫遇百官夜飲歸提燈傳送載之孝宗

紀

緝事番役在唐稱為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大誰何也立名甚奇

曹鸞為學官上書願得劇職自效改泰和典史以解糧至京與試中宣德癸丑科第二殿試第一人至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鈔局副史正統壬戌進士鄭塏松陵驛丞

明郊廟舊儀每祀設大次駕臨入次脫烏升壇其升壇執事各官皆脫烏于外以次升壇供事嘉靖中享廟皇后助祭遂罷脫烏禮後不復行

元明宗詔修遼金史揭公侯斯與其選或問修史之道何先公曰收書用人又問用人何先曰用人先在論心術心術者修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他雖長不可用

司馬光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一不慕富貴次則重惜名

節次則曉知治體

宋元封贈大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明制封贈三代始一如其官

陸贄扈從放沃謀猷特所親信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夜次山館召之不至泫然號于衆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至太子親王皆賀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君子不為其所不為小人為其所不為

宋舉及第者不得呼知舉為恩門師門及稱門生

宋元豐七年始以孟子配食孔子位次顏子荀况楊雄韓愈並封

伯從祀

大觀二年始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度宗朝始升曾參孔伋配食孔子額孫師升十哲

金昌明二年孔子廟前置下馬牌

宋南渡衍聖公端友扈蹕自曲阜徙衢州傳五世至洙而宋亡元世祖召洙襲公洙以墳墓在衢力辭乃讓于曲阜宗弟沿自是曲阜之後世襲為公嫡派之在衢州者至明正德朝授其後彥繩五經博士世主衢州廟祀

南朝邢子才雅性脫略不以位望自尊坐卧一小室果餌皆置梁間客至下而共啜未嘗內宿嘗畫入為犬所吠

楊文貞士奇初授教職充翰林編纂官會吏部考第史館張尚書

統奇其文以為王佐才奏第一

工匠吳敏德以一文教授陳嗣初以一詩皆受知于楊士奇入啟
事吳至都御史陳至五經博士

明時琉球國請一年一貢曰子事父定省不可間也實利賈市以
自便主客司折之曰若知父子之禮當從父命遂無以答也

宋欽宗時檀州北斯村中雷電大震擊死二男一婦一小兒皆有
朱篆不可識獨小兒朱篆云賊臣章惇後身欽宗北狩所親見也
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言蘇軾詩詞怨謗侮慢逮軾赴臺定等治之
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言撝至于詩其過微矣王珪復舉軾咏檜
詩以為不臣帝曰彼自咏檜何預朕事遂輕貶弟轍坐救軾貶坐
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而下凡二十八人

秦檜時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及檜封益國公又有請置益國官屬
者有議九錫者靜江有檜城驛知府呂原賦秦城王氣詩得召京
職沈長卿賦牡丹詩云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為隣人
所告編置化州明天啓七年閩宦魏忠賢擅權朝野俱稱為魏上
公建祠徧天下而監生陸萬齡請以國子監射圃建祠與文廟相
埒南京建祠于孝陵前御史奏章稱頌為九千歲山東巡撫建祠
頌有多福多壽至聖至神其從子封一公一侯一伯豐城侯李承
祚請封上公為王

漢張道陵以五斗米設教自晉及唐其子孫並無封號宋崇寧始
賜張繼先號虛靖先生亦無品級至元始加真人稱嗣天師明高
皇帝以天豈有師斥之

宋黃洽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祿哉

明伍表萃提學浙江嘗言孟子闢楊墨黜之為無父無君猶自其流弊言之也若釋迦者棄而父子棄而君臣棄而兄弟夫婦朋友而遊于無何有之鄉脫其道盡行而人盡從之則人類滅熄復成一混沌世界矣

天啓初孫承宗充講官謂同官曰主上幼冲在我輩六七措大開導聖聰講章須詳明切直博引曲譬若講官聽中堂而更改中堂視中官為忌諱則講官為無人矣中堂當擇講官不當擇講章自古國家患女主而宋元祐間太皇太后聽政九年崩向太后聽政六月崩二后殂落即奸臣變法之日却久以無女主而繼也

隆慶二年革正一人封號止以裔孫張國祥為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至萬曆五年國祥藉援內監馮保復還舊號萬曆三年閭臣張居正論嘉靖隆慶實錄疏云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櫟括成編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是兩朝之大經大法雖固或違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寔多未脩

田千秋為相封富民侯年老得乘小輿入殿中因號車丞相公孫弘為相故人高賀過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告人曰弘內服貂蟬外服麻屨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示天下于是人疑其矯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鎔有白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涼

若高秋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

洞

南宋張鉉嘗于南湖作駕霄亭于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半空
風月良夜梯而登之飄搖空表

李台暇議韓昭曰韓公事藝如僧削髮無有寸長

唐少府監裴匪躬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繇帝以問
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

昭文定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
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宋程師孟嘗請于王安石曰公文章命世師孟與公同時願得公

墓誌庶傳不朽欲請如椽俟死而刻之安石子零死有張安國嘗

披髮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

生為公嗣時為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金太和元年從省臣奏科場搜檢至解髮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

禮查大定故事令舉子就沐浴室官置衣為更衣既可防濫又不

失體

北史王遵素領黃門郎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着穿角履好事者
多毀新履以學之可與郭林宗折角巾作對